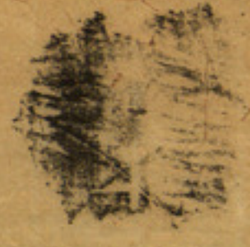

V
J161.1
C47

4

鼎鐫狀元蘭嵎朱先生遴輯管晏春秋百家評林四卷

吳澂曰諫論典贍而詞老蒼古文之至品者

編修　石簣　陶望齡　校閱
修撰　青陽　翁正春　叅訂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遴輯
温陵　後學　林世選　編次
書林　自新齋　余良木　繡梓

晏子內篇（諫類）

莊公

諫矜勇不顧行義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

林希逸曰莊公此問使有不敢自安之意晏子迎机而對拠理而說足以消其雄心折其壯氣而歸于仁義之域故仲尼曰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此之謂也

張之象曰勇美德也余觀春秋之季君權下移國勢不振皆剛勇不足之过然勇一也有血氣義理之分湯武之一怒安民義理之勇也桀紂之滅国以身血氣之私也晏子此對深中莊公之病

孫鑛曰反聖王二句拌語剴切足以悚惧君心而意亦婉密

賤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強。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仁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賤。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586815
SEP 18 1940

茅坤曰莊子云以礼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夫飲酒以礼其卒也猶至于楽棄而乱生況景公欲棄礼乎其不可必矣籍蔑晏子公之酒其不至于沉湎也者幾希

董份曰晏子于此知景公之不可口舌諍也于先為无礼以激之出入不

景公

諫願諸大夫無為禮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強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

起交舉先飲而公果怒見于色若是則礼為可廢乎

孫應鰲曰礼所以經国家办上下治民人有國者不可一日无也景公納晏子之言飭法修礼而國治民肅礼之為用大矣哉

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脩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吳澄曰此論諫也後有祖此以諫秦始皇者

楊文熙曰景公縱酒七日弦章以死諫忠矣向微晏子成之以諷諫逆耳之論耳

孫應鰲曰晏子之對不數語而刺譏之意含蓄許多以公之聞言而廢也妙

諫不納弦章之言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汪道昆曰治国之務拯災尤要自古理乱之朝莫不以恤民而存失民而亡者

呂坤曰敷陳下民飢寒疾苦意切語詳寬似一篇流民圖人主自非桀紂聞之誰不悚心

諫不恤天災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賓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厭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

穆文熙曰忠臣諫君不一其術晏子自叙其罪請身而去正所以異君之悟而從已之言也

羅大經曰悔過之語嘖〻動听雖晏子之善諫亦景公之能悟

汪道昆曰叙事有体可作救災奇策

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民。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

丘濬曰晏子語仲尼曰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国之閒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閱此俱見

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三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何孟春曰齊景溺愛而使內寵匹嫡孽子奪宗與之諫可以悟矣奈何愎而弗圖貽害後嗣至使田氏殺三君而篡其国嗚呼慘哉

張之象曰並后匹嫡自古重之故石碏之諫衛莊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又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而太子之告景公亦曰君〻臣〻

諫廢適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尌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

臣父〻子〻蓋景公之時父子君臣失道甚矣晏子此論直可為万世鑒

穆文熙曰前言設賦樹奸後言用讒听乱而兩結之以君其圖之辭詞剴切明尽而景公竟不听以貽禍聖人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旨哉

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穆文熙曰後二子以悅上帝與晉人欲焚尫巫以止旱同為可笑

王懽曰篇中叙事與左氏傳異疑史氏潤飾之

孫應鰲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開口便服人心

林希元曰先提詛亦有損句以引起下百姓怨咎數語其言切直有味可為萬世人君祈福之戒

諫誅祝史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齊西界）以東。姑尤（齊東界）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

張之象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既肆虐于民是獲罪于天矣祝史何以薦詞陳信故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夫子曰獲罪於天無禱也一祝史能如之何

王偉曰把政改月而君病悛中便含晏子修政立事以讓君之疾意在

黃震曰晏子辭賞一節自是不可及處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illegible]曰風雨水旱之不時則禜山川之神古亦有之但景公之時国多失政則大旱之災召自公耳决非禱祀所能免

言頗滑稽其實至理

吳澄曰山以草木爲髪河以魚鱉爲民旱則執民之紀者可不与山河同憂乎晏子之論極爲有理

穆文熙曰旱之爲害皆天所以譴

諫祠靈山河伯

齊大旱逾時（過其種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見為禍）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髪天久不雨髪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

人君使之惕身修行豈待祠泰山河伯所能免湯禱桑林六事自責須臾大雨景公野居暴露三日而雨天果遠耶迩耶崇有高山廣水是耶非耶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楊慎曰治國在于善政而保國在于令終此千古不易之論何景公不思善政而徒保國是猶治田不力而望年豐吾見其難矣

林希元曰桓公九合諸侯振衰尊周其功巨矣奈何歟善不終至使身死不葬蟲出于戶為天下笑知斗況亂國矣民犨雲橫誅其何能長世

諫貪有國之樂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乂矣。而聲欲（歎上声）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

茅坤曰嬰言到此諷諭婉切而景公狃長惡不悛卒召陳氏篡弒之村悲夫

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何孟春曰讀此憬怀洒然生死得喪皆寄常也何足芥蔕

孫應鰲曰死者人所必不免自古迄今豈有千百年而久存于世者哉景公元恒而泣梁丘諂諛而戲此晏子所以独哂也歟

張之象曰樂生憂死觸目興悲茫生死理上勘不破蒙子正色立談指生死為寄遇存亡為逵旅不惟可以解主惑補世教進此便入生死不二之門矣

諫悲牛山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沱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咲也（一云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ゝ太山使古而無死則寡人將）

去此而何之[illegible]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猶不欲死況君乎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illegible]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則太公至今[illegible]存吾君方將披蓑笠而游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以罰二臣云云

王貞世曰此篇之諫初論生死之理次辨和同之分終述天人之應辞語侃忠告之談也然三語而公三不悦公之為人可知已夫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景公之謂也王禕曰氣之聚散有生有死自古渉暴之君不務仁政惟祈永命以繼其訣至於禱祠状藥以冀長生皆由死生之理不明故也穆文熈曰和同之辨公私之分也惟君子能和據小人也媚君而已焉得

諫遊公阜

景公出遊于公臯。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没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

為和公以媚己為和則必以拂己者為非和矣

林希元曰成湯六事自責而大雨降太戊側身脩行而桑穀枯人事可以消天譴也久矣區、禱禳何為也哉

余有丁曰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欵相害也

丘濬曰生遠其親死思其言齊之不得為太公桓公之齊也宜哉

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語◎奇◎）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董份曰桓公有恤民之心主盟中夏厥有自矣

林希逸曰景公當君也晏子竭力以衛之佚多矣政若是而孟子奉〻奎以告齊宣抑宣又景之不若者乎 [illegible]

李九我曰嬰懼公族之危兩句足定景公罪案其後以

諫不卹死胔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遊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民。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餓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佚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於是斂死

田易美晏子之言驗若左券矣不服政其年是免其一年之役

齊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遊

孫文熙曰飽而知人之飢三語曲盡古人之道益好逸惡勞苦飢寒而喜溫飽人情大率然也景公能体此三者何憂不保国長久哉

丘濬曰夫子兩吾盡景公晏子之大槩

諫衣狐白裘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咲。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按衛君重裘累裀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

問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衛君懼見於色曰為君而不知民飢以我為君乎於是開金府出倉粟以賑貧窮噫嘻之亦賢君矣

汪道昆曰景公委之臣晏子責之君即心與四支折之極為親切

十五

何孟春曰十有八日而不返景公之荒于田也甚矣急羣國攻遠事佚遊以國事責之五子直口敏捷給文過飾非而已晏子只就心四支上善詞規諷微晏子齊其可以為國耶

諫畋荒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迬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矣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

張之象曰心者吾身之真君也心靜則五官听役景公畋十八日而不返則心馳于外矣豈有心外馳而佚云得佚者乎晏子此對知納約自牖之象可為臣箴

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畋而歸

[illegible]坤曰此說極巧最能動人聽後優孟東方朔往、祖述以易主聽

程文熙曰公之怒不可解養馬之獄不可赦晏子乃以不諍、之俾君無妄殺之冤民有舊生之樂所全者不、徒一養馬矣

諫誅圉人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

林希逸曰如此以数其罪実以数君之罪所謂度其所必赦者可為諫法

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王世貞曰國政先務治獄為重而理刑之要実不外勅功勅意而端数語間〻含無限意味正所以箴景公之失也

王儒曰言中事情

諫藉重獄多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勑其功。則使一妾。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淂也。且夫上正其

茅坤曰君心之欲無涯猶無當之管不知止足燎原之烟不可撲滅諷譬親切辭語奇特非晏子不能有此大議論公听之惑心開豁然分矣

凌稚隆曰詞危義切侃侃可听所謂法語之言者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林希元曰景公行多不軌皆足以亡其國而卒不亡者賴晏子之力也

王偉曰議論痛切章法甚妙

諫殺犯槐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封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

王偉曰引明君仁民愛物以訊景公暴戾諫論痛快

茅坤曰哀告之辭窮訴之語讀之令人自是戚戚

吳澄曰傷法害義愛尌賤人數語寓忠愛之意乎訊刺[illegible]

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尌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於民而法於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法於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尌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尌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於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之

晏子諫之縲紫氏並傳不朽

穆文熙曰危言迫論俱為痛心雖晏子之善諫亦景公之能容

余有丁曰秦起阿房築長城窮年不輟景公起大臺歲寒不已齊秦一律然秦卒滅裂而齊景猶显名于諸侯者蓋其相之者異也

黃震曰讀此見晏子愛民無已之心

楊慎曰揚己之惡以歸美于君此晏子之奇行寵人之所不可及死後之人臣好招君过以為名者視此媿甚

諫起大臺之役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奉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

役拔置縣之木

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矣江濂曰書云汝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汝后于内汝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乎仲之用心蓋如此夫子之論達他肺腑

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灾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交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何孟春曰景公慢於國政遠事逸游妨農務奪民力难為君矣及聞晏子之言唯々听從其視隱公之畧地觀魚者大有間矣

穆文熙曰景公以役獵為樂而晏子以安民為繼議論剴切開導百端可謂因事納忠者矣

諫遊獵興役

景公春夏遊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遊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咲。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遠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諫坐地

張之象曰獵而坐地公荒淫不軌度君道矣晏子却不显諫之而就事規諷作為隱語是以不數言而公心服軒豁真妙藥手也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王世貞曰景公志在居服便有奢侈放度之思故晏子規以節儉盡節儉則國富民肥內治修而遠人來諸侯懷矣此真確論

孫應鰲曰居服可以壯威嚴而不可以端治本孟子曰誦堯之言服堯之

諫欲以居服而致諸侯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於愛民。果於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揜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肶（音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而不惡

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苟不得其精而徒徇其象則旧非不并也而秦自秦冠非不周也而新自新竟何益哉此篇剖判詳盡千萬世不朽之論

丘濬曰晏子此論皆忠国良圖得諫臣規献之旨

孫仲曰晏子言剴切

[illegible]平忠君愛国之心宛然如見諍肺腑肖諸也

凌約言曰任賢為治君人之上策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景公棄賢不任以逸廢事不祥莫大焉故晏之對及之

乎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脩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於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於民其不為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讎。今君欲服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於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諫以蛇虎為不祥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楊慎曰人主居尊嚴之上即廣求言路猶恐下情不能尽達況從而塞之乎后從諫則聖吾未聞妬賢愎諫之主而可以居民上者耶

茅坤曰正言讜論可為人臣諫法

諫朝居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害易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豉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夫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諫以人禮葬狗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

穆文熙曰嬖妾死而愛不忍斂走狗斃而葬以人禮公之昏戾千古未有聞者噫微晏子其不為齊之桀紂乎

黃震曰法語巽辭最易動人聽景公聞之而頓悟宜夫

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金濂曰景公欲宗社長久而不行善政淫佚是處逆政日以是從惡醉而耽湎也其行若此齊焉得不為田氏乎

吳瀓曰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已民受其利矣

穆文熙曰景公之世公家賦斂日重

諫望國而歎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訑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于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

民心日离晏子曾與叔向私計陋痛之而嘆息欷其非歷〻可見嘆忠至于嬰老不能待之言晏子之心滋戚矣

楊慎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嘆必至之势

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楊慎曰此必於何之故在嘆而公殘之以成路寢者故于何[illegible]是請不[illegible]請葬于人主之宮者乎恐果有是事公之殘暴甚矣晏子當苦諫于造室之日而奚待于何之請哉

王濬曰昔文王之為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曰更葬之

諫禁逢於何合葬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捧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

史曰必死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諸侯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矣况人乎

王鏊曰晏子進言若此所謂陳古諷于今朝傷時逆耳而不諱者

丘濬曰景公能納晏子之言而不為梁丘據所沮誰謂[illegible]非有不[illegible]及者在耶

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憂愁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施于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履。玄冠茈武。踊而不哭。躄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林希逸曰景公嬖嬰子至于死而不忘其惑于枕席[illegible]晏子乃道淨之而痴之焉哉君之妙處

諫不飲嬰子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絜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

余有丁曰此所謂從治命而不從亂命者

茅萱曰此段譏其不能效桓公之任賢以圖伯而碩諂其嬖倖淪亡之殃轍又引聖王以論之謬論反覆百端開闔詞意甚到可以解君之惑故公聞言頓悟勢若轉圜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蕩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

仁濟曰切至之談聽者雖愚必明

又曰說尽晏子生平佐君事業

汪道昆曰末用聖人數語收煞有力

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于僇胔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汪道昆曰諫倫能品安驗舒徐文之有矩度者

十六

孫應鰲曰勇力之士貴乎知所處死公孫接三子不過危國之器晏子乃不用寸鈇殺之以二桃所謂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可謂不善處死矣

董份曰君子貴讓小人尚勇勇則爭爭則殺勢所必至君子謂討功食桃晏子之殺三士智

諫養勇士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士之力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能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公孫接有搏虎之功

田開疆有卻軍之功

古冶子有殺黿之功

穆文熙曰三子托上勇以奴直欲干以中求生耳白吾[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之明間雖相殺之勇耳而後世猶爭慕而使羨之豈非血氣之習易移人心志耶

蒙坤曰殺三子而兵不血刃晏子智也去勇士而朝无強暴之徒晏子仁也仁且智晏子其君子乎

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施仁曰莊公以威服天下當世在于時晏子告之以任君行深得治道之要惜公不能用耳

孫鑛曰此段議論一正一反剖析詳悉而歸重在末段至切要之談非有識不能道此

莊公

問威當世服天下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矦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矦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

遺份曰孟子云不用賢則亡其莊公之謂與

已而公不用晏子。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張之象曰征伐之道在乎先治其國不思安國和民而務相征伐此以暴伐暴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晏子此論不祥可以上齊之而实深得治国之要

楊慎曰並利不並行豈有利多而能厚義者後來戰国策士揣摩人主多[illegible]此說此正晏子

問伐魯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歛。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

功烈之卑處

伐魯。

丘濬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豈有数者之病晏子特借言以語景公耳

黄震曰具官二字且是一篇眼目句語轉重文法錯綜讀之令人賞心

問善國政干霸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亷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扵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王維禎曰管子云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仲尼之聖桓公之伯皆是樹人而人未有不樹人而能具官又未有不具官而能善國者

楊慎曰歷敘桓公任人啓伯功業如見到末轉在景公身上文有着落而官不具一句收煞語亦激策

所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公曰善。

問成霸業

董份曰景公之問其志不佳而晏子即為開道條陳叮嚀告戒望齊之所以為齊而管仲晏子之功後先並耀也與

穆文熙曰歷陳桓公仲父當日圖伯事業而歸重在桓公身上以責景公之不逮辭氣侃侃嚴而不阿使公少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冀州。吳越受令。荊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侵。勞人之力。節

能自強便當猛省

余有丁曰意思切至情事迫真當為平仲絕筆

王儒曰讀至終篇愈資清溫慷慨論事驚心

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謟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何孟春曰是篇許藻機聰諷諭與切極今古之訣也後世治國之患誤論許多皆祖此說吳澄曰社即今泥国也社鼠如左右使嬖壅蔽為奸睥睨貴人凌辱朝士甚者恃人主之勢深為奸誅不執人[illegible]不敢仰首伸氣[illegible]士伏濁世此〻[illegible]如文帝之鄧通宰相洴以檄召而欲殺之亦不可多也

何孟春曰猛狗如秦之趙高漢之梁冀晉之司馬昭唐

問治國何患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之朱温安祿山是也

王世貞曰社鼠猛狗凡富貴之家皆有之蓋左右用事之入有國者所不[illegible]發頡其任之何[illegible]十

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或作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illegible]）

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孫鑛曰君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人事修則天命可眷景公不務令德而[illegible]徒具珪璋以干天眷悖也甚矣

丘濬曰詞說情意兼到可以解君之惑

楊慎曰此處正亦禱祀之無益而戒之以修政立事規諫迫切不涉浮漫

問令祝史求福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

穆文熙曰晏子一言而景公華心易行隣国忌百姓親如此晏子固善于匡君景公亦美于從諫孟子謂其召大師作君臣相說樂者信夫

華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没而後衰。

王𢓭曰通篇大意只是輕賦斂明賞罰賦重則民無餘積法密則民無所措此是君道之要旨

張之象曰齊俗急功尚利由來舊矣故夫子謂其一變至魯而晏子乃開口便言及利齊之不得復為太公之齊宜哉

問君行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

茅坤曰此段議論尤切非晏子梗直卻說不到

孫應鼇曰晏子之尽言景公之信任可謂两相契合

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絶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于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吳澄曰此两句是一篇議論提綱

王世貞曰二段詳論謀淂事成名言要語人主藥石毋以為伯面而輕詈之

王偉曰一轉更覺精神

何孟春曰引三代盛衰以質謀事之成敗淂失若數黑

問謀淂事成何術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淂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淂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遠民以此謨者必淂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

白照然莫道

孫應鰲曰出入之言時問之君其言最中景公肯綮公沒而姜祀殄滅矣嘗嬰不幸言而中也

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已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身也

穆文熙曰治国之道不外舉賢任能而端人主能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治天下國家易〻矣

孫希逸曰昔文侯卜相於李克〻对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為即晏子告景公之意

立濟曰君子难進而易退小人易進

問為國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教民則其道也與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

而難退故人君任人尤當办君子小人之分

茅坤曰詳論君子之行廉而不屬直而不阿人主不知邪正之辨觀此黑白昭明

可也。

問常行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涖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穆文熙曰尊榮之道在節養愛民忠信守位此的確議論君臣体此治道無余術矣

吳澄曰條陳靡危之行鑿鑿傾耳非平仲素蓄忠貞卻道不出

茅坤曰先言危靡以儆之后舉明君察相以勸之議論

問尊榮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靡。晏子對曰。為君厚籍歛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寸。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靡。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

精詳文法轉変大有関于治道

楊愼曰夫人之斈始乎勤常卒乎怠故晏子之对独揭不怠終善句辞簡意詳直刺骨之談

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于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内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問賢不肖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孫會元曰摘寫治道之至理究查人君之病根真千古名言也雖稚景公當以為法世主能置是篇座側其于治道思過半矣

張之象曰景公之問晏子之對似乎齊歌之响柰何公之從听而不能一行諸躬行此所以卒啓陳恒之乱而致姜祀于殄滅也

則矣

問治國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欲從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丘濬曰此說迭見国策呂覽韓非諸書而要之不外此理

李衷一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此萬古不易之理晏子不死崔杼之難似乎非忠然君子不以為罪者分明然君言不用謀不從故也

問事君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楊文熈曰凡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大小不齊各當其用人君惟因材而器使耳故周公之訓伯禽曰无求備于一人而晏夫子亦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小知〻此而任人之道淂矣

問任人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淂。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王偉曰國无矣人則政治不張然君心信説則矣士解体是故任夫要矣而去説急焉此乎仲歸根之論

張之象曰晏子論和臣而歸重于夫説任夫論愛民而歸重于時使薄斂推王道亦不是过齐之再伯实賴于此然所以止于伯者约此未免出于功利也

問和臣親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君淂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于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辭。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諸焉。

董份曰論桓公任人將伯晏子深知治国之務

按小白入自莒管仲將兵遮道射之中帶鉤後召而用之三釁三浴親迎于郊寗戚飯牛車下公從客至廓厰扣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長天卡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单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何時旦公聞之举為大司田

問桓公何以致霸

景公問于晏子曰。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于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魯昭公

汪道昆曰辭謙而婉約說晏子甚當

茅坤曰婉詞以對而不敢揚君之惡晏子知為尊者諱之義

孫應鰲曰昭公之論晏子可謂知人然卒至于亡國出奔誠威儀亟而力論亞者君子所不取也

問事回曲之君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罷。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于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問魯一國迷

十七

吳澄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臣同心協力則国不足治矣

胡時化曰反復詳辨論事精切令人允可置吻世主當以為法

汪道昆曰收煞完成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實以不

穆文熙曰措詞不煩用意轉切繞下數語[illegible]景公之大槩昭然矣

迷也。

晉平公
問齊君德行高下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穆文熙曰兩賢相遇道政中悲閔国憂君令異世讀之忠誠愿愨之風恍然可見

王偉曰此正田氏之厚施于民處

張之象曰晏子言齊国之乱而不言濟乱之術豈時勢至此有不可為乎抑未操政權而不得為乎不則何竟

晉叔向
問齊國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有四等之量）豆區（量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加也）于釜。釜十則鍾。（六斛四斗）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大也）以家量貸（借民）以公量收之。（斂民）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其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

何之空談耶

葉坤曰事明君而不以誣持祿其言足以與也遇暗君而不以諛持危其嘿足以容也意淮退不苟盡以存身晏子其審于事君守身之道哉是故君子貴達變也

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問何以待齊衰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　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立濂曰詳論邪正之行如鏡別燭照昭然莫遁

穆文熙曰模寫正人立身行已令人擊節嘆賞非胸中正直不阿烏能有此閔說

問正人邪人之行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于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于下則君尊故淂衆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疑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

吴澄曰此段詳述奸邪之行一一照上回曲之士暗此[illegible]不[illegible]

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於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林希逸曰議論中情可為持身之法

孫應鰲曰道以用中為貴過于儉則嗇过于奢則侈然君子常过于儉小人常過于奢故吾夫子亦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問嗇吝愛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愛吝者小人之行也

王偉曰句句自是実理讀之僾然動人

丘濬曰模寫君子之義句法尽奇趣可愛

汪道昆曰辭簡而意盡據也无容喙矣

楊慎曰三心句極有意味所以開析丘據謟諛之心也使據而知言愧心[illegible]斜矣

問君子之大義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縁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汙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問三君不同心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董份曰此即上篇語叔向之説事愔君不以諫持危是也

康海曰此與左傳相同章法句法極妙而是篇更詳

褟文熈曰崔杼弒君莊公嬖臣三人皆從死春秋不以死節與之謂三人從君于昏多不足以償其罪也

內篇[illegible]

莊公

致邑而退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丘濬曰晏子數語可為處變之君之斷案

余有丁曰且人有君三句收上三段意思何等閒雅何等古蒼

李九我曰晏嬰之不死君難管仲之檻車為囚皆不死以立功者也聖人一以為仁人一以為君子厥旨微矣

陸深曰把自家心緒說透而忠懇之誠溢于言外竟不至於犯賊臣之所忌得處難之正者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楊慎曰叙崔慶殺乱劫盟之態宛然如見

穆文熙曰乱臣賊子肆橫而人莫之禁可為切齒痛心

丘濬曰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崔杼欲劫盟以弭謗其如天討何

吳澄曰晏子之不死也一髮耳

不與崔慶盟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

孫應鰲曰不以利而忘義不因刃而撓勇忠肝義膽千百戰之下讀之生氣凛〻君處變之道當以晏子為法

何孟春曰革之則殺君食盟不革則戮在脰劍在心與其背君食盟寧舍生取義晏子於此分明知所處[illegible]豈以生死二其心耶

陸深曰此見晏子氣度優然」

脰。劔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〻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趍出。受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重岙曰此必晏子之始仕時直道難容枉道陽合乎哉可見」

茅坤曰歷叙致毀〻之故議論爽快筆不簡要」

景公

任以國政

景公使晏子[illegible]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illegible]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

丘濬曰此何時之政一一應上讀之令人酸

張之象曰昔者二句下得其奇道季世毀譽失其刑罰倒置陵□咸視之意

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决獄阿貴強。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毀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二年而齊大興。

林希元曰晏子玄端穰苴操戟皆不忘所事敬君命也視操瑟挈竽而行歌豈不猶長松之於蕓蔓草乎

穆文熙曰景公非時移飲臣家晏子穰苴俱以非時不納而可見忠臣事君心一道同

趙木訥曰齊景公之世崔田高國專橫而田氏尤恣景之為景特賢昭耳然能任晏子為相穰苴為將故能存其國于一縷昭公有

夜從晏子飲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

有子家子而不能用其忿而失國宜夫

土偁曰叙小人逢迎之狀備諸醜態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去。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諷公使養乞兒

景公睹嬰兒有乞于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可立而以聞。

董份曰晏子之意分明是欲景公加意于民故因反鷇以動其仁愛之心耳與孟子啓齊宣愛牛同意皆善引君于當道者

吳澄曰結句精采有味

稱長幼以賀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人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汪道昆曰景公既飲于其家而晏子爲主故云飲景公酒

張之象曰按左傳敬仲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礼弗納于淫仁也晏子此奉合宜之象嬰君之仁兩得之矣景公據託之国可謂知人善任使也夫

稱詩以辭火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〻。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貸養寡人。不欲其淫侵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玄冥子曰寒温得宜則年谷豊殺故陰氷欲厥陽氷欲厚以言其和也春秋霜不隕草聖人以爲災而正月繁霜詩亦以志異無澤此對深達于氣候和融之節而晏子以爲知礼亦善于知人矣

主澤曰晏子一言而罷伐魯之役釋無澤之執可謂言必有中矣

請罷伐魯

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陰氷厥。陽氷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氷。禮也。陰氷厥。陽氷厚五寸者。寒温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丘濬曰是辭深中景公肯綮

楊慎曰紀有嘗善注而不能用與無善等耳烏得不亡

因得金中之書以諷公

公遊於紀得金。乃發其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不亡何待乎。

茅坤曰詠論典贍而語尤簡潔文之至妙者也讀之色色動人

吳澄曰景公嘉其能悔于後晏子諫其當謹于先規諷之意溢于言外若晏者可謂善因事納誨矣

穆文熙曰晏子此語老成深切之言後世人主不知先霜戒冰未雨徹杜往往貽後爭之悔如魯君者及聞晏子之言能不惻然乎

昭公去國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凌約言曰此言幾五轉一節妙于一節字字金石真千古名言也到末一轉愈見奇崛

丘濬曰士須交以成德習俗移人雖美質不免故借蘭之湛以為諭

茅坤曰仁人之言篤實之論此章贈之曾子可以佩服矣

贈曾子以善言

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避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丘濬曰越石父御者妻太史公独取之以其事甚奇

楊慎曰御妻以辞去而激其夫御能自抑損而無自矜其志晏子能薦着而充揚其善三者皆人傑矣

黄鳳翔曰晏子存御者為大夫而不能容尺谿之封豈矯敖使之然欲意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薦御為大夫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何孟春曰當時游士往來遊說徼覬王侯卿相者多矣子午既有文章可以補國則交譚之須豈不能仰看救掌故恐惧而不能言必真假然以諷晏子下賢禮士之詞色耳世未有游士之雄而不能盡囂亦未有能動晏子悲色開顏而言論滾々亦一奇者然可為辨之

丘濬曰然可見晏子之善悟處然其情必竟隱而不發

泯子午見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惧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鄉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千乘之國也。齊。千乘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乘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使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楊慎曰戰國俠士之徒侯嬴田光之類

穆文熙曰辭金受粟一件足見其緊无俟以頭白之日始為豪名也

楊道賓曰模寫寒士淡々不言之意大忠似慢

林希元曰前後兩段每段結語玉潤雙流

何孟春曰齊貌辨

北郭騷乞米以養母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蘇也）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

伏靖郭君爲公於孟嘗君侯生於信陵君皆能奮其豪氣以畫報效未有以頭托者其以死白人之忠能集事亡晉之言事交則節此明之[illegible]要離諸人矣然必待死而後能白人之忠能集事也又後於齊貌力候嫣公諸人矣

閔如霖曰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自責深也

白之。著衣冠。令其支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又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汪道昆曰敘事整齊句語簡潔

江濂曰觀此見晏子事君一以禮其氣象恭敬與小人自是迥別

公病瘍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何孟春曰晏嬰齊之貧大夫也所至之国卑躬折仰俟俱不足以观君子何乃造設不肖不相軽侮嘻嘻不足以辱君子而適以昭其簡賢充君之惡耳

吳澄曰辭亦而不煩君臣之防凜然晏子其英矣哉

吳王

晏子能不辱（凡三段）

其一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称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王儒曰言辨而辟于斷時不得不爾也

立齋曰數語著張大齊国可謂不辱君命

張之象曰楚王此問暴慢無礼甚矣晏子亦以倨傲應之辨而不屈詳而有体

楚王

其二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其三

孫應鰲曰按此三段言甚滑稽詞多恢諧其東方生之鼻祖乎

十八

茅坤曰卒然之頃應答風生既剌楚国尊崇齊国況在數語坐盜之詭祇自病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縳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楚王賜晏子酒。酒酣。二吏縳一人詣王。王曰。縳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汪道昆曰議論叙事井〻有條讀之膾炙人口

何孟春曰晏子之儉分明是矯人公之奢而无宇欲以隱君之賜浮之誠細人之見也豈足以知君子

又曰句法章法森然茂整

布衣棧車而朝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禄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酋其身

林希逸曰意氣懍切器局廣大讀此可以想見晏子當日相齊事業

董份曰數語有次序有差等字字有法范文正公之所最喜者

錢穀曰首尾俱應隱君之賜一句是照應之根着处

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

邶殿別都也鄙六十邑鄙之邑六十也

穆文熙曰以足欲惡富四字生出一段議論甚妙

汪道昆曰與公儀辭魚同意

楊慎曰此等至言足為貪汙嗜利之戒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晏子之謂矣

茅坤曰布帛有幅織布帛須有幅尺以幅為制度則富能不淫其欲惟正德可以為幅尺也

辭不受邶殿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卒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文熙曰更宅之對孝不忘親忠不忘君仁被下民晏嬰君子也

[illegible]表一曰或曰景公繁刑而市有鬻踊晏子之諫當不待時矣乃俟更宅之問而以微言諷之不先下幾乎予曰意若其善于因事納忠者也救民之难而不參道濟其君而不有晏子終不淂為君子也乎

辭更宅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下）隘（小）囂（声）塵（土）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之地）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淂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孫應鰲曰不損人以利己不犯礼以從名固陋是安儉素是處嬰其嗣〻季世之賢大夫也

辭毀隣宅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敗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鄰人也）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礼）小人不犯不祥。（違卜迁居為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為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于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頓而好大室也乃通于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隣舍今得意于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夋氏之先人卜與臣隣吉臣可以廢逡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隣歸之心臣不頓也請辭）

何孟春曰以答吳參婪、晏子之事未可輕矣辭宅辭婚晏子之行事可觀矣君子哉若人孔子適齊與之相善有以也豈直大史公願為之執鞭哉

詞語婉曲有味

辭愛女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孫應鰲曰。和者同中自有可否也。若同則混然无別矣。和同之办公私之分也。是文錯綜比並。亦如和羹之味。雅樂之音。

別篇

景公

和同之論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王偉曰五味五聲取譬精切到末收以水濟水四句尤見文勢妥貼

楊慎曰以上論和之異于同到今據不然乃論同之異于和緣論取為明切而收斂亦完密

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凉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是也）

何孟春曰晏子不從禳彗識為有見然不明言其失政者謂何當修省者謂何而徒持兩端譏論竟非忠告之談

諫禳彗星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何損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逸詩）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音沇）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孫文熙曰景公之世暴致日甚欲殺犯祝因斬竹誅圉人斬斷橚其欲因宮室狗馬木石以弃民于死者屢屢然皆卒賴晏子諫止噫此齊之所以得為善国也歟

諫誅斷橚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辟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泰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曰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楊慎曰小人誣說以惑君心大率如此

此與魯人焚尪巫止旱同為可笑

吳澄曰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欲公之護問以卒之也

諫誅祝史

景公疥遂痁（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使囂以辭賓（欲二子以辭諸侯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楊慎曰二段並論詳盡足以開明景公之惑非晏子不能為是言

又曰言罪矯誣二語句法奇甚夫進則矯誣退則言罪无所措詞非虛媚而何

曰若有德之君内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遠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鬼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其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

[illegible]文[illegible]曰晏子歷數齊之亂政末復申以祝不勝詛切直有據真千古名言可垂戒于後之不求治民而求福于神者

已責除逋債也

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虞候族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不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吳澄曰景公文綉臺榭粟食鳧鴈而野有餓莩必率獸食人者晏子不言其惡而先美其德以起下文許多說話其善于婉諫者

穆文熙曰齊宣王好色好貨而孟子告以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景公希于飾色臺榭而晏子告以同樂君子陶鎔君心大抵如此

見道殣

景公賞賜及從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徧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

孫鑛曰樂一也私之則桀紂公之則湯武存亡之机公私之判君心好樂可不慎歟

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殖何足恤哉

何孟春曰人君有國𠑽不欲存而不亡然往〻縱欲忘返不務為善致使權歸私室而公家坐亡昭此鑒矣穆文熙曰叙田氏收拾民心纂國規謀歷〻可見茅坤曰齊之季世景公常問而晏子亦屢言之然卒入于田氏者也勢之不可為乎抑坐視而不為之所乎王慎中曰此章叙問之問辭旨略同而

諫善可以為國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為垾矣。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為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為之歸。今歲凶飢。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汏。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

是論更為精切

丘濬曰大臺之役長庲之後公方惑于土木而晏子寓箴規于歌舞之際善轉移君心者

而施于民公厚歛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諫築長庲臺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々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々矣若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庲之役

汪道昆曰此與景公問後世孰有齊国章旨畧同而文少異

王穉曰格言讜論不刊之典

問後孰將踐有齊國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淂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

真西山曰愚按晏子知陳氏之将移齊國而為景公謀者唯曰礼可以已之不幾于迂闊事情乎盖礼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雖有僭臣且将退听安有弑奪之禍哉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以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告之異時見用于魯欲収三家之政亦必自墮三都如此者所以正名分而銷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蓋合于斯惜乎景公之不能用也

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尚

鍾文烝曰晏嬰齊之賢大夫也觀其相君事業陳善閉邪拳〻簡編良足稱矣奈何以仲尼之聖而盡言詆毀之豈道之将廢也欲抑夫子非嬰所能識也欲余実不能無感焉

王常曰語意迂闊而詞藻精瑩殆季世之文也

沮封仲尼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於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

吳澄曰修說謬談沮毀圣道以惑主听嬰雖伯功之雄其害邪名教多矣

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何孟春曰晏嬰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今觀其爾稽之沮如此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有不相為謀者與然論晏子者當以孔子之言為正

汪道昆曰此與前篇皆是詆毀聖道以晏子之美而伕若此他可知已穆文熙曰晏嬰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于晉悅叔向于鄭悅子產于吳悅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楊慎曰禮以便事樂以和民喪必三年此聖人經世治民之大法晏子乃以為聖王所禁言何謬戾不根

景公聞哭聲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

黄震曰言迂文善奇雋可愛

茅坤曰經言政教二字收煞完密

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曷為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楊文熙曰景公斉之庸君也然能納晏子之諫以是多諸侯晏子沒而景公于是乎不君矣

楊慎曰生不能用死而哀思追悔之非礼也斉之不得為太公桓公之霸也宜矣

哀晏子死

景公遊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沒而齊廷不聞有逆耳之言景公酒酣追怀之誰謂一念之萌不有不可泯沒者在耶

諫左右諛弦章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缺

晏子春秋四卷終